

探花吻蕊

刘珈辰 著

作家出版社

思考《探花吻蕊》令我手不释卷的原 正是因为它在我浮躁混乱的精神世界，
有着私家小花园的功能和意义，让我花十几块钱买一本书，凭它而获得两个下午
的精神享受，当然划算。这种乐趣是一瓶精品酒所不能给的，更是多洗一次车换
不来的。按照尼采的分法，刘珈辰的《探花吻蕊》不会属于“日神的
艺术”。和酒神艺术的悲剧性不同，日神艺术为本是，即便人生是个梦，也要
有滋有味地把这个梦做下去，以享受梦为精致、美。尼采更崇尚酒神的
艺术，而现实中国，无疑是与酒神艺术背道而驰的。我们的大众不但很难接受酒
神的艺术，我们粗陋、浮躁、浅薄的时代特性，连日神艺术的典雅和
从容也无法消化。



探女賊心



刘珈辰 著

作家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探花吻蕊/刘珈辰著. - 北京: 作家出版社, 2007. 2
ISBN 978 - 7 - 5063 - 3882 - 0

I. 探… II. 刘… III. 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
IV. I247. 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6) 第 159148 号

探花吻蕊

作者: 刘珈辰

责任编辑: 窦海军

装帧设计: 视觉共振设计工作室

插图: 高艳萍

出版发行: 作家出版社

社址: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: 100026

电话传真: 86 - 10 - 65930756 (出版发行部)

86 - 10 - 65004079 (总编室)

86 - 10 - 65389299 (邮购部)

E - mail: zuoja@zuoja.net.cn

<http://www.zuoja.net.cn>

印刷: 北京京北制版厂

开本: 880 × 1230 1/32

字数: 110 千

印张: 6.25

插页: 3

印数: 001 - 8000

版次: 2007 年 1 月第 1 版

印次: 200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 - 7 - 5063 - 3882 - 0

定价: 18.00 元



作家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作家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

这些年我一直不顺。

从小想当科学家，到高中才发现自己不仅数学学不好，物理化学也通通与我为敌。

只好在高三改上文科，临时决定当畅销书作家，争取早点出名，早点发家。

决定当畅销书作家后，发现自己其实生错了性别，既当不了美女作家，又不敢写性爱日记。

现在这时代女人可以乱，叫前卫；男人乱了，仍然叫流氓。

既然如此，只有往纯文学方向努力，做一个学者型的文学家了。

我预备着得考一个好点儿的学校，先弄点儿文化

积淀和品位什么的。

结果高考英语拉肚子，考语文老师猜错作文方向，背了一肚子名言警句没用上，而且一写就写成老师强化训练的款式，拧都拧不过来，写完最后一个句号，我就知道，完了。

结果，我就来到这个偏远省份的大学。我服从分配，被分配给这学校了。而且也不知是何理由，把我分在了新闻系。

我又安慰自己，与其做凤尾，不如做鸡头。

我把这话说给考上北京那几所大学的哥们儿听时，话音才落，就赢得一阵“嘎嘎”怪笑。我明白他们倒不是取笑我吃不着葡萄嫌葡萄酸，是我最后那两个字说错了。

但我们都听说那地方山清水秀，姑娘们身材都很好，又纯朴善良能歌善舞。

我设想，当我这样高大威猛的男生一走进学校，立即吸引众多女生的目光，我对她们都视而不见，一脸淡漠孤独地前行。突然，我停住了脚步，因为，迎面走来一个美眉，她抬头对我轻轻一睇，我立即被她的双眼吸引，她就是我梦中的那一半。

然后，我们就像清风玉露那样不可避免地诗意地走在了一起。

在一个月高风静的夜晚，我凝视着她那像星星一样的双眼，深情款款地说：“我知道我为什么会千里迢

迢来到这个地方了——就是为了遇到你。”

——以上都是幻想。

事实是，我因为嘴馋，在来校的火车上吃了小贩兜售的其状可疑的卤鸡，刚下火车便腹痛难忍飞奔进厕所。当我扶着虚弱的腰走出车站，找了一圈找到校车的时候，它刚刚启动，款款离去。

独自找到学校时，我已不单是风尘仆仆，还是灰头土脸。

因为堵车，出租车司机把我扔在学校附近，叫我自己走两步。

这哥们儿的步子实在太太，他的两步让我走了十几分钟，而且其间穿过一个建筑工地，被一个农民大哥不小心扬了一铲子灰。

可以想象，我这样的形象走进学校，肯定不是我对美眉们视而不见，而是她们对我避而远之了，还以为是学校雇的民工。

我进学校时的造型是：左手一只箱，右手一只箱，背上还背着个大背包。

依我的意思，老爸他们只需给我钞票即可，什么东西买不到？

但是我妈妈说，丝绵被是她亲自监工做的，货真价实，又轻又暖，质量三包。

床单是表姐从前结婚时人家送的，有喜气不说，

双层加厚，耐磨。

枕头套是姨妈亲手一针一线绣的猛虎下山，不仅饱含亲情，还避邪。

牙刷有五把，每月用一把，剩下一把备用，万一哪个老乡来过夜。

厚薄袜子各五双，球鞋两双，凉鞋两双，皮鞋两双，老妈叮嘱必须每天换鞋免得烂脚丫……

哇靠！

还好是到这地头来读书，她们不至于隔三岔五千里迢迢来学校探亲。

本来吧，我都落到这步田地了，走背字也该走完了吧？

不！

连进学校门都不是那么容易的！

我像一头负重的老牛奔向学校大门。

没想到这学校像农贸市场一样，门口设有各种摊点，各种吆喝此起彼伏：“床上用品床上用品哦——”“笔记本，五折——”“米粉呀肥肠米粉——”稍稍一停步，立刻便会被小贩拽住务必挑选一样。

我虽然灰头土脸，腹痛体虚，但瘦死的骆驼比马大，架子还在。一有人伸手拽我，我就立起虎目一瞪，趁人发虚的时候赶紧往前挤。

最后我一个金龙摆尾，从人流中扎进校门。

学校毕竟是学校，里面安静多了，正想找个旮旯放下行李松口气，耳边一声炸响：“说你哪说你哪！”

回头一看，一个凶神恶煞的妖女挑着眉毛冲我嚷。

“同学，说我什么？耳朵不好，没听见。”

“少装！”她把尖尖的指头往上一跷，凌空戳着我的鼻子，“把人撞倒了‘对不起’都不说一声！”

列位，不要以为这么嚣张的女生都是美女，这的确确是一个长得实在不敢恭维的丑姑娘。左额上一大块疤痕本来就把她的左眼往上吊，现在她竖着目，更觉眼睛要飞到额上了。

老天，我的命怎么这样不好，到学校遇到的第一个女生竟然是她！

“看你的样子，不像是受了什么伤嘛！既然只是轻轻蹭到一下，何必斤斤计较。”我说。

这时，两个保安走了过来。

虽然来之前已听说过这里的土著以个矮皮黑著称，这两个校卫还是给了我相当深刻的印象。

我目测了一下，他们的身高不会超过1.599米。

他们说算了算了，你是男生，赔个礼也没什么嘛。

“男生也是人，我都不知道自己撞到人了，平白要跟人道歉——”

“你这人怎么这样！没撞到难道是她装的？”那女生跷着的指头方向一转，指向另一处——

一个女生正弯腰揉着膝盖。

难道我金龙摆尾的时候真的甩倒了一个妹妹？

这时，那揉膝盖的女生抬头看过来，我立即后悔得要命，一个漂亮妹妹！

但是，现在说“对不起”已然晚了，生硬了，没有绅士风度了。

唉，怎么还是这样不顺。

2

好不容易签字报了到，把钱交出去了，去领宿舍号竟然也颇费了把力气。

大约领号的人都觉得早点领到的都是好的，不要命地往窗口挤，不论男女都前胸贴后背地蹭在一起。

我好不容易排到能看见发号的窗口了，长舒了一口气，把行李放到脚边，斜支了一条腿，开始悠闲地等待。

结果，两个男生突然从什么地方冒出来，跟我前面的那个男生笑了一下就插了进去。

我收起斜支的腿，正色道：“同学，不要插队啊。”

其实，对方若是也跟我笑一下，说两句好话，说不定我心情一好就算了，不料对方竟然理直气壮地回

答：“谁插队了？我们是一起的！”

我火起：“我跟他还不是一起的！一个学校，谁跟谁不是一起的！”

我拎起行李就往前挤，等站好后才发现，不仅把那两个插队的挤到后面去了，连那个原来站在我前面的男生也被我一并挤到了后边。那哥们儿竟然不吭声，估计是我气势太吓人。既然他不说，我也就这么着了。

终于领到宿舍号，我展开看看：3838。

就在我撤出领号的队伍时，听到那几个男生在笑：“三八、三八，哈哈……”

走了一大截，才猛然回过神来：那几个小子是在笑我的宿舍号码。

我操，激动半天，领了这么个号。

摸到3838室，也就是宿舍楼3幢8楼38室，一推门，一女子当屋站着，一看见我，抚掌笑道：“太好了，又来了一个！”

我吃了一惊，以为误闯孙二娘的人肉包子店，慌忙撤出看门牌号。

一男生蹿出，一把抓过我右手的箱子：“没错没错，这是男生宿舍，方才那个是在下的内人。”

我大吃一惊。

他已一步蹿入把箱子放下，回头来一拍我的肩膀：“怎么，还没有女朋友？”

“不好意思，还没……”



“嗨，不急不急。”

我正想说我没急呀。

他抄起我已腾空的右手握住：“在下陈冉，江湖人称场上飞。”他用大拇指一挑身后的女生，“她就是迷上我在足球场上的丰姿，才跟我的。”

那女生腰一扭，笑着嗔道：“胡说八道！”

有女生这样嗔骂，真让人羡慕。

我也自报家门：“刘涌。”

其实我也有一绰号，没好意思报出来。

一次有个女生过生日，在酒楼设宴，我只喝了指头大一杯红酒，就满脸通红，晕晕乎乎，从此落下“一滴红”的绰号。

这时正打电话回家报平安的那哥们儿也放下电话过来，说他叫潘金峰。陈冉在一旁笑着补充：“潘金莲她哥哥。”

我拱拱手：“久仰久仰。”

寒暄之后，我环视一下宿舍，竟然跟招生简章上说得差不多，真的是公寓式的，有卫生间、电话和小客厅，只不过那客厅小得只能两个人抵膝而坐，适合谈心。窗台上还有一盆种死了算你本事的“死不了”。

当初知道我要到这样一个素不相识的石大时，全家动员搜索招生报，总算找到石大巴掌大的一块儿介绍。

上面也极尽吹嘘之能事，什么公寓化的宿舍啦，现代化的设施啦，与国际接轨的教学方式啦。

但先一批上大学回来的师兄们都说，姑妄听之，一般都是骗子，去了都跟招生简章上说得不一样。

比如有个师兄说他们学校在招生简章上吹嘘有多么多么牛 B 的老教授，去了才发现老教授是有的，只是也太老了，不仅发丝如皓雪，还严重老年性肌无力，搀出来在开学典礼上露面，连哈喇子都关不住。

听了这些流言，我老爹老妈差点亲自到石大考察，在我做了一大番思想工作后才作罢。

看来，偏远地方的人民就是纯朴，连知识分子都不撒谎。

屋中共有床五张，全都还空着，先到这两个哥们的行李全堆在地上。

坐了两天一夜火车，此刻我惟一想做的一件事是铺好床，然后倒上去痛睡一场。

我指指床：“这怎么说？”

陈冉的女友快言快语道：“他们正等着你来决定呢。”

“等我？”

潘金峰解释：“你来了，三比二，就是大多数了，我们怎么决定后来的同志也只有服从了。抓阄，赞不赞成？”

陈冉说：“我是赞成的。”

“无所谓，就抓阄吧。”我说。

陈冉拖长声音吩咐他女朋友：“小李子，做阄。”

我们各自抓了床后，开始收拾。

这种琐屑的事没干过，好歹床铺成形了，已是一身臭汗。再看陈冉，悠闲无比地立在书桌旁翻阅报纸。小李子在他的铺上忙上忙下。

我羡慕得一头栽倒在被窝中，睡过去了，太困了。

感觉像是午夜梦回的时候，忽听人喊：“刘涌，刘涌，新闻系的刘涌，在吗？”

“在——”我睡眠迷蒙地从蚊帐中探出头往下一望。

这一望，立刻惊醒。

灯光下，捏着张单子当屋屹立的女生正是下午那个丑姑娘。

至于吗，这么一点小事还没完没了？

我跳下床，睡眠微睁，喝道：“什么事？”

“哦，原来是你！”她声音也不小。

“他乡遇故知？难得难得。”潘金峰在一旁感叹。

“谁跟他是故知！”丑姑娘不屑地一撇嘴，再次把头转向我，“新生要组一支足球队，过两天跟老生踢一场友谊赛。你参不参加？”

我尚在考虑。陈冉跳起来，激动地嚷：“我参加我参加！太好了，终于找到组织了！”

“你叫什么名字？”丑姑娘问道。

陈冉乖乖回答了，人家埋头看了一眼名单，说：“我们新闻系没你这么一号。”

“数学系的，我是数学系的。”

“哦，不归我管，你找数学系负责这事的人吧。”

陈冉听了，思索了一秒钟，撇下女友，纵身扑出宿舍寻找他的组织去了。

我既已决定做学者型的文学家，就不太想把时间花在这类体力活动上。

正犹豫，丑姑娘把名单一折，往腋下一夹，准备开路，说：“不会算了，没关系。”

“谁不会了？”我喊住她，报了名。

等人一走，立刻后悔，怎么会中了她的激将计，好歹中一美人计也罢了。

彼时已将近晚上10点。

3838室五员大将已齐集。

新添两人，一个是又粗又壮的糙汉，叫李业，竟然是中文系的。听藩金莲她哥介绍，已被陈冉当场赠送了秤地虎的别号。

这家伙运气差，剩下两张铺，一张是最好的临窗上铺，一张是最差的门后下铺，他先抓，还就抓了那张下铺。

关于这张下铺，其实我们很是不解，不知设计的人为何不把它跟上面的壁柜换换位置。设计成现在这模样，要是再封块木板，那叫一个完美，完全跟墓穴一个样。

抓了临窗上铺的那同学是个长身白脸、秀气无比的美少年，也是新闻系的，叫张亚方，正跷着小指头捏了根叉子在吃方便面。

见状我情不自禁唾液四冒，想起还没吃晚饭呢，在火车上吃的那点东西早已在车站厕所腾空。

估计咽口水的声音大了点，一屋子人都看我。

我干笑两声：“谁有吃的？饿了。”

“饿啦？”小李子反问，“吃饭的时候叫了你半天都叫不起来，还以为你不饿。”

姪地虎说：“给你打了饭，你不吃，我把它吃了，把我撑的！可惜了剩下半个包子没人吃——”

“在哪里？”我忙问。

“扔了。”姪地虎平静地说。

“哇靠！不会吧！”

张亚方挑起一绺面条，问：“要不分你吃一点？”

我忙拿了碗筷出来，上去挑了两筷。

两嘴吃完。

张亚方看看，又从自己碗中把还完整的面条都捞给了我。

我一边吃一边感动，人家就这么一碗方便面还分